



和  
1.601  
9



和 16  
1601  
卷 9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十六

邑後學 沈復絜 編輯

哀纂六 中興金鑑錄一

祖鑑篇

劉子全書遺

卷之十六

中興金鑑錄一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a dense grid of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representing a table of contents or a list of entries.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dark, textured background and the narrowness of the columns.]

欽定四庫全書編 卷十六

三

欽定四庫全書遺 卷一 中興金鑑錄一 四

篤生聖人以闢後古之乾坤桓桓義旅首定江東

遂所向無敵於天下則陶主敬首謁轅門之

數語有以啓之云

辛丑

元至正二十一年

夏六月上率徐達等以舟師伐僞漢陳友

諒友諒初從徐壽輝起兵池州漸有全楚之地後弑壽輝而自立至是犯我太平安慶遂僭帝號上決策親征以問劉基基曰克之乃發龍灣上御龍驤巨艦建大旗於前署

曰弭民伐罪納順招降諸將乘風溯流而上時友諒江上斥埃望風奔遁戊戌我師至安慶敵固守不戰乃以陸兵疑之敵兵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獲戰船二十有七遂抵安慶長驅至小孤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常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五里許友諒始知神兵以爲自天而下倉卒挈其妻子夜奔武昌我師追之獲其所御玉研華蓋日月旗等物遂克江州乘勝拔蘄州黃州興國黃梅廣濟旋師至安慶下之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僞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其郡將鄭仁傑詣軍門降十月鄧愈領兵襲浮梁僞漢參政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擊敗僞蕭總

管五千餘衆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之地悉平  
壬寅上幸南昌集其衆以葉琛知府事時吉安告急命朱  
文正率兵往援之

夏四月祝宗康太攻陷南昌知府葉琛死之徐達聞變旋  
師克復之上曰南昌襟江帶湖控荆引越乃楚之重鎮吳  
西南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命都督朱文正統  
諸將守之

癸卯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南昌艦高數丈  
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艫數十其中上  
下人語不相聞艫箱皆裹以鐵自謂必勝之計載其家屬  
百官空國而來南昌城始瞰大江友諒以大艦乘水漲附  
城而登故爲所破上既定南昌命移城去江三百步以是

友諒巨艦不復得進乃兵圍城其氣益盛朱文正與諸將  
謀分城拒守文正將精銳二千往來以禦之丙寅友諒兵  
攻撫州門其兵各戴作盾如荊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  
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之隨豎木柵敵爭柵文正  
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於是總管李繼元等皆  
戰死五月丙子友諒復攻新城門指揮薛顯將統卒開門  
突戰斬其平章劉震昭敵兵乃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  
六月辛亥友諒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文正使壯  
士以長槩從內刺之敵奪槩更進文正乃命煨鐵戟鐵鉤  
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  
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計窘乃以兵攻宮步士步二  
門元帥趙德勝力禦之中弩而死

南昌被圍日久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上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敵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殺之

七月癸酉上自將救南昌召徐達常遇春自廬州還各整舟師以從乃會師禡纛於龍江衆二十四萬癸未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友諒聞大軍至卽解南昌圍以迎我師次鄱陽上率舟歸繇松門入鄱陽湖諭諸將曰兩軍相鬪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軍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鬪諸公當盡力

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皆受命遂與友諒師戰於康郎山徐達先敗其前軍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焚敵舟二十餘艘溺死者甚衆敵將張定邊奮前犯上舟舟適膠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衆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上舟遂脫更申明約束集舟師戰益力張志雄丁普郎等皆死於敵上命東藁爲人以敢死士操之備舟舸於後乘風縱火燒敵舟湖水盡赤敵兵死者大半明日復聯舟大戰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搏戰出入自如我師勇氣百倍合戰敵兵大敗諸將議退師上曰有進無退趣諸軍泊左蠡與敵兵相持其驍將左右金吾二將皆降友諒兵力益衰上以書勸之降不應再諭之猶不應友諒食盡欲奔還武昌爲我師所



阨上麾諸將邀擊之出涇江口友諒爲流矢貫睛及顛而死并擒其太子善兒張定邊等奔武昌復立其子理上復進師命諸將攻城分軍四門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絕其出入救援之路務堅守以困之而自還建康

甲辰正月上復自將征陳理兵泊城理窮蹙上遣人諭之降理遂啣璧肉袒率張定邊詣軍門降城下之日不殺一人召其父老慰撫之

右記下僞漢 臣謹按國初如僞漢可謂勁敵南昌之守至八十日而待王師以解鄱陽之戰皇祖瀕危而獲濟豈所謂天授非人力者耶若韓成一死

其烈烈者與

丙午元至正二五月上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先是

士誠據平江稱王旣而降於元與我師數相讎殺上嘗遣使通之不答因進兵直薄城西士誠以其弟士德出禦我師以計擒之士誠氣沮奉書請和上復書數其開釁稱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卽當班師亦不報上以方討陳友諒姑置之度外至是乃命徐達常遇春率師二十萬往討之上禦戟門集諸將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羣盜西有友諒東有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蘓諸郡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

士卒無肆擄掠無妄殺戮無發邱壠無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蘓城外慎勿輕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頓首受命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蘓姑蘓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促天騏輩懼俱斃必并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蘓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旣披然後移兵姑蘓取之九月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僞萬戶尹義石清等迎戰破擒之遂取德清直趨湖州之青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春統奇兵繇大舍港入結營東圩復出敵背且填塞溝港絕其歸路士誠事急遣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也遂以呂珍等徇湖州城下守將李伯昇以城降

九月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克之命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文忠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僞將戴元帥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攻餘杭守將謝五等全城歸附杭守將僞平章潘原明遣員外方彞詣軍門納款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彞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

城生齒百萬擇所托而來尙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  
入臥內歡笑款接命條畫入城次第翼日遣歸原明遂封  
府庫籍軍馬錢糧及執苗將蔣英劉震出降文忠入下令  
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卽磔以殉繇是  
內外帖然民不知有兵革事凡得兵三萬糧二十萬石上  
以原明全城歸附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省平章命懸  
胡大海畫像刺蔣英劉震心血以祭之

殺以叛遂降於張士誠云

李文忠進攻紹興路克之

先是大海守金華爲部將蔣英等所

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及松江一路守將皆以城降徐達  
既下湖州卽引兵向姑蘓次南潯僞元帥王勝降至吳江  
知州楊燹降遂抵蘓城圍之達軍葑門遇春軍虎邱郭興  
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

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築木  
塔與城中浮屠對築敵樓下瞰城中又設襄陽礮以擊之  
城中震恐獲偵卒楊茂釋而用之於是悉知士誠虛實而  
攻圍之計益備

丁未我師圍姑蘓久不下上復以書遺士誠勸之降不報  
士誠被圍日久欲突圍以出不得復益兵出鬪又大敗降  
將李伯昇見士誠窮蹙遣客說之降意不決復率兵出胥  
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卻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  
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遇春因乘勢奮擊  
之追至城下復築壘迫其城自是士誠不得復出矣士信  
張幙城上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嘗忽礮碎其首而死時城  
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

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筴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眾渡橋進泊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等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軍遂蟻附登城士誠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督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士誠倉卒歸從者僅數騎妻劉氏自經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反覆數四士誠距戶經不死乃以舊盾昇之出葑門并其家屬官吏二十餘人送建康上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經死乃賜棺葬之

右記下偽吳

臣謹按下吳之役必先取湖州以剪

其羽翼而後及姑蘇此身皇祖神算獨得處觀士誠守一孤城猶能抗王師持之歲月及城破之日猶索巷戰終不屈以死其果毅強忍如此此豈尋嘗易與之敵哉惜乎其昧於順逆之理也

丁未元至正二十七年上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曰閩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始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眾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繇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又曰當百萬之眾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常遇春

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遂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繇長淮大河北取中原

十月上旣遣兵北伐復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夷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歷以弟醜兄至於弟取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極矣夫人君考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

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後嗣沉荒矣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雒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

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奉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人民勿避吾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十一月徐達等兵至沂州擒其守將王宣戮之遂克沂州於是嶧州莒州海州沭陽日照嶧榆諸縣守將相繼降進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不能支城陷普顏不花死之平章保保降

十二月我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至東阿參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又取萊州取濟寧元將平章陳秉直出走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

洪武元年<sup>戊申</sup>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取汴梁元守將李景昌遁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首取福山寨元右丞潘莽兒降進攻凌青諸寨守將張知院降達等進兵雒水北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固帖木兒率衆迎戰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敵敗散走詹同等奔陝州其衆悉降遂營於河南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請降

乘勝取陝州抵潼關守將張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時陝西郡縣皆李思齊張思道二人所據至是思齊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

徐達分布士馬自中灤渡河取衛輝守將龍二棄城走彰德進克獲嘉降縣尹吳仲信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義卿來降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平章周顯先遁邯鄲縣尹都文玉降克趙州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爲嚮道達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於臨清進取元都遺顧時浚聞以通舟師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遁至直沽獲其海舟造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捍禦海口望風奔走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朶兒只進巴

等迎戰大敗之擒獲甚衆俺普等皆遁我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爲營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翼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遂克通州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遲明召羣臣會議於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徽欽銜璧求活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斯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卽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

八月徐達率大軍入燕京執淮王及丞相慶童等戮之封其府庫圖籍及故宮殿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易達遣孫興祖俞通海等率師進克永平常遇春傅友德等畧保定山中河間俱下之

十一月大將軍帥師趨山西與諸將議曰聞擴廓帖木兒出太原出保安經居庸進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扼吭擣虛者也彼若還兵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已果還兵其鋒甚銳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十騎衝却之敵軍於城西指揮郭英憑高望之謂常遇春日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

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取其營其衆可破而主將可縛也達從之會擴廓部驚鼻馬潛使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大喜遂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鼓噪之聲相接敵軍大潰亂自相殺戮擴廓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待聞變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足急踰帳後出乘驛馬以十八騎遁去遂克太原遣將邀擊賀宗哲軍於石州敗之崞忻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平擴廓走甘肅二年己酉諸軍進攻大同路克河中進趨陝西至西安列營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遂遣馮勝進取



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上嘗遣使諭之降不聽至是王師至鳳翔思齊大懼遂率所部奔臨洮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小而兵悍未易猝收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促之思齊不西走胡東手就降矣臨洮既克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隴州秦州及鞏昌乃遣馮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弟張良臣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亦以慶陽降顧時戴德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六將軍送李思齊赴京上命以江西行省丞食祿於

京師

三年<sup>庚戌</sup>上以王保保賀宗哲爲西北患其東北諸胡從元主遠去未復乃遣徐達等分路出師臨行上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以示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取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得也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搗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況元主遠處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類是也諸將皆曰善達等至定西駐沱兒峪口與王保保戰大敗之擒元王公以

下百餘人降衆八萬斬首二千級保保與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水以渡遂繇寧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副將軍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真次白海子之駱駝山元大尉蠻子平章沙不汀朶兒只八刺等拒戰敗潰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一萬餘人皆請降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主於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殂於應昌府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獲元主之嫡孫買的里八刺及后妃諸王并玉璽金帶玉冊大圭千鎮圭玉斝元太子愛猷識聖達臘僅脫身遁追之不及而還過中興元將江唐國公降其衆三萬七千又至苦脫孫追太尉蠻子軍擒元平章伯答兒獲馬駝無算大軍所至朔庭遂空李文忠遣人送買的里八刺等至京師羣臣請獻俘於廟上命已之而令其以禮服朝見尋封爲崇禮侯後遂遣還護送之出塞

右記驅元

臣謹按元之入主中國開闢以來

一大變也皇祖起義師以定天下世稱功高三王德兼二帝而崇禮之封尤見天地帝王之量

丁未十月上既遣兵北伐復命胡廷瑞爲征南將軍何文徽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顛徐和無爲等衛軍繇江西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曲荊州襄陽嘗之潭嶽衡湘等衛軍取廣西  
洪武元年<sub>戊</sub>廷瑞率師至建寧守將達里麻等備禦甚堅我師環其四門攻之急達里麻度不能支夜潛遁納款遂

進師福州守將陳友定誓衆死守飭其部無輕進戰以困我師我師迫西門攻之諸部數請戰不已友定疑有二心殺一蕭院判同事者懼來奔士卒多踰城去遁友定知事不濟伏劔求死不得城破械送建康誅之廷瑞進克興化諸郡縣相繼降福建平

楊璟等進兵攻永州守將鄧祖勝求救於全州阿思蘭遣兵來援我師逆擊敗之遂進逼其城祖勝出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收兵入城固守我師圍之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璟遣指揮袁子明等擊之元兵大敗

王師克寶慶既而復爲元將周文貴所陷楊璟遣千戶王廷進兵茱萸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

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遣周德興張彬進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夜遁奔象州全州降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嘗寧武崗州相繼降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爲副率師海道取廣東諭之曰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經方畧率用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勅贛州衛指揮官率本部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繇湖廣平章廖永忠等繇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繇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

生民無縱侵掠

三月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建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左丞何真廣州東莞人少美偉好書劍元末仕為河源務副使嶺海騷動棄官歸鄉至率眾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信玉構亂真請於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自遺患成慙奴求賞真如約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為將烹已也真乃縛奴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眾曰四境無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炊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為光武待蒼頭

子密不能及也競歸之遂并有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為尉佗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上賜詔褒美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其視漢唐名臣竇融李勣奚讓授江西等處參知政事永忠入廣州馳檄往諭海南海北諸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畧英德清遠連州肇慶德慶等處廣東悉平

五月廖永忠朱亮祖率兵取廣西攻梧州克之潯貴等州郡以次降附分兵道府江進克平樂府六月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楊璟引兵抵靖江城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兵固守相持兩月不能下朱亮祖

自平樂來會攻益力獲其萬戶皮彥高因使彥高陰構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夜四鼓從賓賢門入也先吉尼聞之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洞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各遣使賫印章詣軍門降七月廖永忠復自潯貴趨南寧入賓州守將咬住阿思蘭等相繼降廣西悉平

右記下閩廣

臣

謹按閩廣之師皆兵不血刃而方

畧率本之皇祖云又其時各地方衛所官軍卽以備征討故朝廷無養兵之費亦無召募之煩

洪武二年配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僞夏明昇竊據巴蜀未下上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皆決於毋彭氏及其僞丞相戴壽璟至蜀諭以禍福昇欲奉國入覲竟牽於羣議不決旣而復寇我漢中守將金興祖張龙出兵擊敗走之

三年

庚戌

十一月命湯和傅友德等帥師伐蜀時僞夏明昇

據巴蜀未下上命湯和同楊璟率京衛荆湘舟師繇瞿塘趨重慶傅友德同顧時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繇秦隴趨成都仍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旣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旣而諸將久未報捷命永嘉侯朱亮祖率兵大會

四年

辛亥

四月克蜀階州因階文雖兵壘而守備單弱覬知

渠州果陽空虛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先是友德

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丁世珍拒戰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遂克階州將至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楊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延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壽平章鄒興樞密飛天張益兵爲固守計壽等於鐵索之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於上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鏡等物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韋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傅友德旣克階文遂進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遂克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猶恃漢水以自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戰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阻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守蜀者見而解體友德舟師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戰於城下友德選驍騎突擊敗之時僞丞相戴壽在瞿塘聞友德兵下漢江乃留鄒興等守瞿塘而自與其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

既至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心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擊壽兵大敗遂拔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百餘人壽與大亨奔回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其時湯和駐師大溪口欲俟水平方進上聞之恐其逗留緩事適傅友德捷報使至乃詔和亟進兵廖永忠聞命遂率所部衆先次舊夔府僞平章鄒興等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隊前軍既接乃遣後軍兩翼旁出與等大敗明日復併力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六月永忠至瞿塘關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江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桶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篲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軍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兵亦擁舟前進火砲火箭來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僞同僉蔣達等十八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裹頭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於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不如早降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

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羣臣奉表詣軍門降乃送明昇赴京師

七月傅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率眾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於陣前友德命前鋒指揮李英等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卻走自蹂其陣壽兵死者甚眾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鬪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下州縣之未附者崇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慶執吳友仁蜀地悉平上封明昇爲歸義侯賜第居京師

右記平蜀

臣

謹按國初下蜀之難如此則以地險

爲可據也非命將得人何以奏此膚功明昇初與

陳友諒同奉徐壽輝明昇乃奔蜀云

洪武十四年

辛酉

時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據雲南負固不臣

上命潁川侯傅友德等率師二十萬往討之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詮等皆從征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於眾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喉嚨彼必并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



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上出餞於龍江旌旗蔽天而上帥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澥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繇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繇辰沅趨貴州

友德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鬼苗蠻犵狁聞風迎降友德兵至普定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寧遣其偽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遂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卒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岸上軍心動而陣亂友德等趨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矛蒙盾破敵軍敵氣奪卻數里而後敢陣我師旣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振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俘衆二萬友德悉縱使各歸本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慰而軍聲益震友德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帥師趨雲南梁王旣入羅佐山其右丞驢兒俱入普寧州忽納砦焚其龍衣驅妻子赴滇池島中死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等兵亦敗諸蠻城烏撒勅友德自曲靖率兵循孤山北以通永

寧兵遂擣烏撒諸蠻時元右丞實卜聞胡解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既而解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兵威震盛實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鋪方具蠻寇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崗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旣陣有芒部土酋率衆援之實卜合勢迎戰我軍鼓噪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蠻衆力不能支遂潰斬首三千餘級實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

十五年<sup>壬戌</sup>沐英率衆畧澱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進兵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海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首龍尾上下三關號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出洱海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爲犄角勢別遣胡解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解師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緜是車里及摩娑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畧建昌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

右記平雲南

臣

謹按洪武初年王禕嘗奉使雲南

論梁王歸附會元使者至逼殺禕至是始命征之  
百日而竣役則皇祖豫操勝算如燭照數計故也

禕後贈學士諡忠文

洪武元年戊申以王禕爲漳州通判禕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旣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爲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年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

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旣平租稅旣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陛下建國之初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文章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死以聞上嘉納之

右記昭代昌言

臣謹按皇祖初政疑頗傷於嚴急

故禕言及之後儒謂當與伊訓說命相上下爲我

明第一奏疏誠哉其為祈天永命之要道也有志於法祖者其首服膺於斯

洪武六年<sup>癸丑</sup>召桂彥良為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上嘗從容咨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慾是務去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即周禮所謂亂國用重典之意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他日彥良侍上曰卿何官對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尋出為晉府長史他日又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三事上嘉納之

按彥良止言正心而不及誠意何也意不誠則好惡欺而頗僻隨之然在當時已空谷音矣竟不大用惜哉

十五年<sup>壬戌</sup>吳沉薦方孝孺學行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而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見其名特開釋之二十五年復徵孝孺上方重賞罰以孝孺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授漢中府教授詔許水陸乘傳給舟車赴任至官日與諸生講習聖學獨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sup>後孝孺竟死建文帝之難至以十族殉</sup>

按皇祖不可謂不知孝孺之深矣然惟洪武時用之而遂可以興禮樂致太平嗣君不及也用違其時以至於

敗惜哉

右記真儒應運

臣謹按儒者之學不顯於世久矣

皇祖得二臣而不盡用一以長沙老一以十妖殉則本朝一代治術亦因此而想見其概矣

洪武元年戊申詔以太宰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

二年己酉命天下郡縣皆立學校

五年壬子上留心經籍以為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命翰林修撰孔克表等取羣經要言析為若干類以恒言釋之務盡聖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註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書成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七年甲寅上御西廡命二帝大學衍義先是上以真德秀大學

衍義合左右大書兩心之壁時時觀覽及是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宋濂講析俾在坐者聽濂能說明復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又重刑罰以震服之上曰朕之為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濂對曰陛下此心乃古先帝王之心也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十四年辛酉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繇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繇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闕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

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也

十五年壬戌國學既成上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

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師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從之

二十三年庚午上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所未妥者命儒臣開局翰林院凡其傳得名存失者正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令禮部刊行

二十九年丙子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庭罷莽大夫揚雄從行人司副楊砥之請也

上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世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尤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右記崇經術臣謹按漢高不事詩書唐文徒勤翰墨而皇祖獨以經術崇孔子開我明一代文明之運

丁未夏久不雨上日減膳素食謂羣臣吳去病等曰予以

天暑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爲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於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

洪武三年

庚戌

天久不下雨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祈禱至日

四鼓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橐席露坐晝暴於日頃刻弗移夜臥於地衣不解帶皇太子奉楹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如注四郊霑足

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三穗者一莖二穗甚衆羣臣皆賀上曰朕爲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上以日中屢有黑子詔廷臣盡言得失

八年卯

十一月

甘露降於園丘青松之上時上詣齋宮省

視壇場親覩甘露凝脂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探嘗詔諸臣從行者共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誦德上曰人之嘗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嘗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羣臣

見御製文集

十三年

庚申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匪德託

於萬姓之上奉天勤民於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肆奸擅權使賢愚陷於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除姦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

上嘗命侍臣講洪範至休徵有徵之應上曰天道微渺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相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是以告武王爲人君者之警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爲人上者當勉之爲人臣者亦宜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

右記謹天戒

臣謹按皇祖遇災思懼遇祥亦思懼

深得古帝王克永天心之法然胡惟庸奸黨之誅頗傷已甚變不虛生皇衷知惕曷不念王禱祈天永命之說乎

洪武七年

甲寅

上御後苑觀穫宋濂等侍上曰農事成矣濂

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艱難念民生疾苦實盛德事也

二年

己酉

上耕籍田又命皇后率內外諸命婦蠶於北郊上

嘗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



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繼

先是吳元年園丘成上出觀時世子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勞四體樹五穀身不離畝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飢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右記重民事

臣

謹按稼穡艱難周公以之告成王爲新天永命之本而其本歸之無逸作所皇祖深

得此意故垂謨宏遠如此

洪武元年

戊申

遣文原吉詹同魏觀等分行天下詔求賢才

因諭以宜精鑒吉等對曰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不應之日臣等敢不盡心上曰人才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爲害甚大卿等慎之

九月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與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致堯舜君民者豈可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生講明治道啓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

自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尚不吾棄

六年<sup>癸丑</sup>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

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士多後生少

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為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

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非以責實求賢

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

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風而士習

歸於務本又令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曰世有賢才國之

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

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

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以其有羽

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以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爲治者

爲其有賢才以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

有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

至治

十二年<sup>己酉</sup>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

十三年<sup>庚戌</sup>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右記求賢 臣謹按勝國之末野有遺賢聖作物觀

一時精神相爲感召宜有奮巖穴而起者矣然亦

往往用而不盡用

洪武元年<sup>戊申</sup>設登聞鼓於午門外日令御史一人監之民

間有冤抑及機密重情不得達者許登擊御史隨卽引奏

後又移置長安門外令六科給事中并錦衣衛官各一員

輪流直鼓收進詞狀類進候旨行

十年丁巳正月詔求直言朝臣有上萬言書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乃順意者指其疏爲不敬當抵罪上答之而怒未解時宋濂在侍進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既而上覽疏中有足採者召順意之臣斥之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導吾誅之是以膏沃火耳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上謂書省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則下無壅蔽國家治否實係於此今後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上嘗謂諫議大夫唐鐸曰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又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繇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加罪惟讒佞而諛者決不可容也

右記納諫

臣謹按以聖主求言而言者有幾蹈不

測之誅則好佞惡直之諭豈非千古炯戒乎其後柴居昇竟以言分封太盛爲離間而庾死獄中況言有危於此者乎

洪武三年

庚戌

大宴功臣宴罷上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

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民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嘗始於晏安也明者常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

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飲宴甚懼恐久而忘其艱難故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燕語上曰今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之功勞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身奉成算出師征討用兵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錫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羣雄並起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殘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鬥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者士誠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恃其不

殺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蘓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兵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旣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蕩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雒者先聲旣震幽薊自服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

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併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將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鬪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此可以少解甲胃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右記創業之畧

臣謹按皇祖開創大業固得之於

艱難而一時神謨睿慮動操勝算實有非臣下所及者按淮陰謂漢高曰陛下可將十萬衆又曰陛下善將將尚論皇祖者亦於此得之又後人稱唐

文曰一將之智有餘君天下者去其餘而可矣

洪武元年

戊申

欽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

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鈺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民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有滅亡命左右碎之

八月有司奏請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上命皆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由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繇小而至大也

上一日罷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

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六年

癸丑

上謂侍臣詹同日聲色乃伐性斧斤朕觀前代人

君以此敗亡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聲窈窕之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况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成湯所以垂裕後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五月祖訓錄成上親爲序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命頒賜諸王且錄於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於王宮正寢內宮東

壁以時觀省

八月上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於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嘗深念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卽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況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於門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因命所司常事啓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十三年庚申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政彼此頡頏不至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曾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二十五年壬申立皇孫允炆爲皇太孫

按此舉爲守成第一義見聖祖貽謀之遠

二十七年甲戌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

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察而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者不王其後諸呂用事遂致變其法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以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卽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家法俾子孫世守之耳禮部其以朕祖訓頒行天下諸司俾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訓者卽以奸臣論無赦

按勅諭諄諄垂戒後世若預知異日有建文君臣之禍者而臣愚以後世之亂亦非區區創制立法之可得而

銷弭也蓋法非不善而守法者存乎人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卽如漢高白馬之刑嘗諄諄於嗣服矣未幾而諸呂用事置若弁髦則其弊乃從呂氏稱制來其爲醜釀之日久則漢高身作之俑也今不推本於關雎葛覃之教而徒恃有周官之法度欲以預卜世卜年之業難矣哉皇祖所謂覩其一未覩其二也故奸臣之勅遂遺靖難以口實而家法早已蕩然不特此也祖訓罷丞相而閣權卽重於永樂祖訓懲宦官而土木基禍於正統祖訓斥荒淫而遊幸大開於正德祖訓謹兵政而驕兵悍將種種跋扈於先帝之世乃知祖宗之法有不可專恃者蓋亦反其本而已矣

上嘗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初立宗廟建宮室上謂所司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繇此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旣而新殿成制皆樸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端州文石可糞地者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以侈麗言者慙而退

右記守成之畧

臣謹按守成之要大都不出艱難



二字乃知創守一道

洪武元年戊申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率以六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單身歸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定賦役法法以田一頃出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遇有興作於農隙徵發。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定宗廟時享之禮。○克元都詔衣冠悉從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

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中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於是悉復中國之

舊

二年己酉建蒙古右丞余闕總管李黼祠祀之。立天下豫備倉。立天下府州縣學校。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江等處廣德祿和七郡稅糧亦與蠲免。○定朝日夕月禮天地至尊故局其始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永祭朝日秋分陰氣回長祭夕月各設壇場專祭朝日築壇於城東門外夕月築壇於城西門外星辰則祔祭於月壇。吏部請以有罪被黜庶官除廣東儋崖等處上日前代謂儋崖爲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風俗未淳宜擇良吏以化導豈宜以

有異居之耶。上行後苑見鵲巢卵巢之勞喟然嘆曰禽鳥如此況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詔太學及郡學諸生習射。行大射禮。詔守令舉學行之士。命天下郡縣設義冢禁止浙西等處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皆葬之義冢敢有焚棄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詔禁民奢侈。

三年<sup>庚戌</sup>詔除免蘇州漕糧三十餘萬石。頒教民榜。山西守臣請令商人納米各給引鹽從之。詔開科取士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四事試之後六年罷科舉行薦辟時則有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經明行修諸科十七年仍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

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其中式者官給廩傳送禮部會試。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人秀才人材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精選者坐以重罪。詔羣臣問以建都之地所言各不同上曰長安雒陽汴京實秦漢魏唐宋所以建國但平定之初民不蘇息朕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金陵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爲中都何如羣臣稱善因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終格於劉基之議而止

四年<sup>辛</sup>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宴樂九奏樂章成上命善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淫褻之聲悉屏去之

五年<sup>壬</sup>詔天下有司舉行鄉飲酒禮○定四州茶鹽之制

六年<sup>癸</sup>以監令唐元亨爲太僕寺卿監丞孫樞爲少卿命

應天廬州鎮江鳳陽等府滁和等州民養馬 以便水草

一戶養馬一匹江南民十一戶養馬一匹官給善馬爲種

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百匹爲一羣羣設羣頭羣副掌

之牝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損斃者責償之其

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以時牧放牝秋冬而入寺官

以時而巡行羣牧視馬肥瘠勸懲之任滿吏部考其息多

寡以爲殿最焉○頒大明律

七年<sup>甲</sup>輯孝慈錄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庶

子父在亦然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

升降○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錢文曰大中通寶又令戶部

各省鑄洪武通寶并禁民私鑄犯者許將發銅送官更鑄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上謂李善長曰濠州吾

鄉里兵革之後人煙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

儘多於富庶處起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田

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爲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因以

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

八年<sup>乙卯</sup>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彰德真定汝寧北平等處董兵屯田。立社學。詔改建大內宮殿勅有司務從簡素毋作雕飾奇巧華麗臺榭苑囿之事以勞民費財。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處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

十四年<sup>辛酉</sup>編賦役黃冊其則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其糧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分為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都曰坊近坊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周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為定制。

十五年<sup>壬戌</sup>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

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較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

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鞫後以本衛鞫刑非法凌虐將本衛刑具燒

毀本衛官皆得罪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年復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命長興侯

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訓練士

卒陝西二十二衛兵軍凡一十萬六千餘人得驍勇騎士

二萬餘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匹。詔北平沿邊要害關

隘二百處以各衛較卒戍守

十六年<sup>癸亥</sup>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上惡之曰刑罰禁民

使之遠罪非以陷民汝張密法以罔民無乃用心太刻夫

竭澤而漁害及鯢鯀焚林而敗禍及麇鷩巧密之法百姓

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慙未幾以枉法論死

○欽天監博士元統言麻日之法其來尚矣今麻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爲麻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麻元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麻法庶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幾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上是其言擢統爲監正其後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麻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矣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麻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

辛巳爲麻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上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麻以洪武甲子爲麻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詔舉孝廉

十九年丙寅上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先生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爾行文書盡數起取赴京發雲南五開等衛充軍○議定各處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爲限更番赴京輸作名曰輸班免其家徭役著爲令○詔天下行養老之政上復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致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殷周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

命申之○御製大誥三篇成頒示天下

二十年<sub>丁卯</sub>置兩浙防倭衛所○浙江蘇州等處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以田產詭親鄰佃僕謂之貼腳詭寄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戶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上與諸將論兵政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可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起釁適以召亂

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隕命亦傷元氣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

二十二年<sub>己巳</sub>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朶顏泰寧福餘三衛時大軍征敗北胡朶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爲外藩詔以其地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陽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酋爲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每歲朝貢○立草場牧馬及寬各處稅局司商稅

二十三年<sub>庚午</sub>詔毀天下私創寺觀○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開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蟠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繇是往

求便之

二十七年

戊甲

立茶馬法

番人以茶為命漢人以茶易馬非徒資戰用且以制其死命也國初

立金牌之制名曰差發馬所以尊朝廷體統最善也乃後番族日有變易金牌之制難據矣於是自輪年招易之規招易者即互市遺意然於體統已失顧自正德後廢給銀之令行抽分之法於是官商皆得易馬而善馬盡易於茶商矣夫抽分之法偶因官帑一時之匱暫為權宜之處耳乃至今循而不變也獨何哉

二十八年

乙亥

勅諭文武羣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

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宜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剝割之刑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

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三十年

丁亥

命戶部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選年

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每郵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眾鳴鼓皆會出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周互相調給不限貧富隨其力而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

十六年

癸亥

詔建三法司於太平門外鍾山之陰名曰貫城

勅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若凡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為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汝法司各勵乃心慎乃事法天道行

之庶不負朕所建之意

右記六曹大政

臣

謹按國朝罷丞相而事權分於

六部故六部職掌視前代爲加重其閒大小相維彼此相制之術亦視前代爲加詳今所錄者止取其切於中興之要云

洪武二年己酉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正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繇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權

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馭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當用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典常以垂示將來

三年

庚戌

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闈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番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宮掖淫瀆褻亂禮法蕩然以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弊著爲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卽宮門之外毫髮事不預焉自后



聖子全書編卷十一  
聖  
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小大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  
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  
關領若尚宮不請奏而朦朧發內監官監官不覆奏而輒  
擅之部者皆論以死或有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嬪以  
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宮中以其證取藥而已羣臣命  
婦於慶節朔望朝見中宮而止無故亦不得入宮中人君  
亦無有外見命婦之理天子及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慎選  
良家子而聘焉至於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禳告星斗之類  
其禁尤嚴

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勲舊且能輯和  
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善長罷次當楊憲  
憲素善基力以爲不可上怪之問曰卿不愛憲耶對曰惟  
愛之故欲全之耳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  
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  
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於憲耳上曰胡惟庸何如曰此  
小犢當債轅破犁上曰吾固欲相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  
但臣嫉惡太嚴又不耐煩劇爲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  
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上卒  
相廣洋廣洋以巽懦敗而憲又以怙寵敗也繼相惟庸基  
蹙然曰豈蒼生福哉吾言恐驗也後庸以大逆誅夷上遂  
罷丞相不設焉

按基當時何不薦王禕桂彥良乎而但言諸臣不可用  
基亦果未可相也乃上竟以此而罷丞相豈所謂因噎  
廢食者乎

十年已有內使以久事內廷者從容言及政事上怒責之  
即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  
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侍得  
與謀者況闔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  
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  
體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  
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爲  
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  
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  
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右記祖訓通戒

臣謹按皇祖垂訓所列前代覆轍

大抵皆乘於主德之不明主德不明則國家之禍

不出於女寵則出於寺人不出於外戚則出於權  
臣而藩鎮與夷狄遞起而乘之然數者之患宦官  
爲甚宦官內能惑人主以女寵之惑而外復結權  
臣以自固權臣又不難外交藩鎮以自固夷狄遂  
乘釁而起矣然則天下治亂之數往往自近以及  
遠繇內以之外政如人身之病必先中腹心而後  
肢體從之有志於治者其尚求端於皇極之地哉  
洪武二年己酉召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馮翼對曰元有天  
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日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  
失之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君上之道正當  
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  
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

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十年丁巳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卽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卽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墮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十二年己未上嘗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遺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

誠社稷久安之道

十四年辛酉上諭吏部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邪佞者去之部臣以邪正爲難辨上曰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乃爲至當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况可重爲徵斂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

而能爲國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  
養而厚奪其利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言何謂  
也

十七年甲子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  
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  
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  
始治化淳至若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而治耳苟治徒務  
刑政則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  
存苟免之心終非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世之膏梁刑  
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慎無以禮  
樂爲虛文也

十九年丙寅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顧謂侍  
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  
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  
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  
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國家支  
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  
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旣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  
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太  
宗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  
積而不發閒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  
所難總繇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二十一年

戊辰

上召試臣

是年會試

陳宗順等論之曰今日觀列

子鄰人竊鐵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於心信心嘗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

論

二十二年<sub>巳</sub>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書沈縉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士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汚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殊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子嘗少小人嘗多亦患難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

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伏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

二十四年<sub>辛未</sub>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模範不正故鏡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二十五年<sub>壬申</sub>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上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言雖淺可以喻深

二十七年<sub>甲戌</sub>上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學士劉三吾曰人主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

無所蔽若信任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聰明爲所蔽矣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何從生哉。○上謂羣臣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羣臣有喜色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者憂其所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楚莊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故人君遜志納善人臣以道事君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右記通論治道

臣

謹按皇祖所隨事而條闡治道

皆出經入史煌煌乎帝典王謨之遺意也非天縱之聖何以有此而其時爲之臣者大都唯唯諾諾不敢措一詞質之都兪吁咈氣象亦頗遠矣

頌曰天運循環育元訖命篤生聖人永清耆定用夏變夷撥亂反正日月並明長夜旭炳創制立法爲一王盛以嚴以翼力矯政垂三百年中外綏靖金甌偶缺爰啓嗣聖石象下世之慶

